

大果文化執行總監黃鴻端 以科技力量 重現歷史與文化

很多人以為，科技和歷史文化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，但實際上，科技可以幫忙很多文化人無法客觀規劃的部分，在數位的時代，用科技協助文化和歷史進行檢視、紀錄、登錄這三件事情，可以賦予文化新的表現方式。

文 陶曉嫻

首先介紹我是誰？除了執行長介紹的，我還有另外一個身分，我的先生是職業外交官，所以過去二十年當中，我在不同的國家住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布拉格，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入住，捷克人有一種水晶般內斂的性格，只要有敵人來就投降，這對東方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，但

文化觀光很多時候是「問你是誰」、
「找回你自己開始」，由過去的文化養分
加入現代的設計，
才能說是自己的東西。

是他們因此保留了十世紀來未經破壞的古物和城市建築。

另外我也住過新加坡，最令我忿忿不平的是新加坡的海南雞飯，因為這根本是台

灣的白斬雞啊！因為身為大使夫人，我必須經常招待許多外賓來大使公館（現稱職務宿舍）用餐，台灣的行銷還沒有這麼明顯，我該稱呼我們的菜餚是「Chinese Food」還是「Taiwanese Food」？所以我開始思考文化品牌的問題。

在文化觀光前 先找回自己的文化

在菜單上，例如湯的部分，就是陽明山的草山鳳梨苦瓜雞湯，然後裡面加一片鮑魚，當然一定要有卦包，還有東坡肉…當外國人吃了白斬雞後，他會問你，為何白斬雞是你們台灣的菜？

嚴長壽先生告訴我白斬雞的由來，他說清朝時代，度海來台的開發的羅漢腳，他們無法帶妻子一起到台灣，於是夫妻在海港送行時，妻子問丈夫，一個人怎麼弄吃的？丈夫說，就養隻雞，養大後殺了水煮吧。妻

子說，這怎麼會好吃？我做個醬油糕讓你配雞肉吃吧。所以白斬雞是雞不好吃、醬油糕好吃，因為老婆的手藝比老公好嘛！到了新加坡，就變成油香雞，然後把雞油加到飯裡面，這變成新加坡的招牌料理——海南雞飯，想到新加坡就想到海南雞飯，想到海南雞飯就想到新加坡，而台灣代表性美食呢？問十個人，可能有十個答案。

文化觀光很多時候是「問你是誰」、「找回你自己開始」，由過去的文化養分加入現代的設計，才能說是自己的東西，我們叫 *identifying Taiwanese Culture*。

先有科學管理 才能永續觀光

後來我到了泰國，才開始學習「文化管理」。文化管理的對象，不只是像台灣的藝術行政在博物館解說導引，而是在文化遺產管理所有的事。除了你看得、摸得到的，還有其他習俗例如編織技術、祭典等等，這些都在文化管理的範疇中，讓文化的訊息，能夠正確完整地傳達到觀看者的心中。

我去看過上海世界博覽會的清明上河圖，我不用走，因為被人潮推著走，幾乎沒看到幾眼，後面的人大叫「快一點！快一點！」，所以我也沒聽到導覽語音——這個展覽的目的是宣揚國威，但是對文化吸收者而言，這個展覽是有看沒到的。

對一個文化管理人而言，一個展覽的動線怎麼走，一個展覽要有怎樣的氛圍，首先物流的控制，多少人可以進去？溼度？光線？器材的安全性？這是文化管理者應該做的。

文化管理是文化觀光的前導，首先我們要確認文化觀光的「項目」，包含我們是誰？我們的文化是什麼？接下來做檢視、紀

錄、登錄，然後去談文化觀光的「永續」。

永續就是大家都有飯吃，你有賺、我有賺，台灣有很多大拜拜式的藝術活動，當大家酒足飯飽離開後，但是附近的居民有沒有受惠？有為這個社區留下什麼？社區裡的兒童是否能因為這些藝術文化活動找到工作機會？如果這些問題都能回答，這才是永續，這個文化觀光區必須惠及當地社區，必須分享資源給當地，告訴他們怎麼規劃，他們才能活下去。

文化觀光和商業觀光 道合而志不同

我們的使命在哪裡？文化觀光是旅遊的一種，是個人為了滿足文化體驗，去某個地方去蒐集文化資訊的一種旅行方式，這是近



大果文化執行總監黃鴻端認為「先有文化管理才能有文化觀光，而科學化管理就需要科技的協助。」

二十年興起的 *culture tourism*。現在每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會公佈新申請到文化遺產的景點，旅行者去文化觀光，可能會去聽歌劇、去聽原住民歌舞、去參觀廟宇，就台灣來講，如何把傳統文化遺產結合現代設計，讓消費者去體驗台灣文化，不只是去玩而已。



我們要發展文化觀光，
就要做好文化遺產的保護，
這其中有許多科技
可以協助的部份。

而全球化的時代，當地文化特性被稀釋，區隔性也減少。例如所羅門群島的元首對我說，我們要蓋五星級飯店、豪華的廁所，但我告訴他，觀光客來這邊，就是要看傳統的茅屋啊！要住五星級飯店為何非來這邊不可？要解決的反而是交通問題，例如台灣飛所羅門群島要七萬元，那不是可以去泰國好幾次？

文化遺產的觀光和商業觀光，是道合而志不同，兩者都希望有人潮金流，但商業觀光需要大飯店，但文化遺產的觀光不用，要找到裡面的平衡點，你要商業？還是文化？像文化景點參觀的規劃，去阿里山就是要走步道、搭小火車慢慢看，但卻有陸客當晚訂了台北深坑的飯店，為得是向江東父老宣告，我來過台灣了。

文化形象、文化景點到文化地圖

由於台灣是這地球上唯一一塊土地，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，所以我們不可能去

申請文化遺產。但如果我們要發展文化觀光，就要做好文化遺產的保護，文化遺產也有物質跟非物質之分，像是朱銘先前是雕刻墓碑出身，他的作品是物質的文化資產，他的雕刻技術就是非物質的文化資產。

當你到一個文化景點時，你有什麼感受？我帶老外去坪林的茶園觀光，我們先被帶去看影片，但沒有英文字幕、更沒有中文字幕，所以剛好去裡面睡覺。例如台北花卉博覽會，文化活動的設計了小孩子的形象公仔，我們活動的目標是小孩嗎？是想要返老還童的老人嗎？大陸觀光客看了說：「這是幼兒園嗎？台灣是個幼兒園！」

同樣的，新竹跟工研院的文化形象是什麼？有什麼樣的文化景點？我們的文化地圖長什麼樣子？第一步要做文化設備的調查，我們有怎樣的文化景點，才來畫文化地圖。我住在泰國時繪製了一份文化地圖，例如當地有老樹、有媽祖廟、有百年市集、有淘金店、有百年車站，非物質文化部分，有

很多不同的語言，多種族文化，如果我現在是一名建築師，那我要怎麼設計新建築。

在繪製文化地圖的過程中，文化資產的檢視、紀錄跟登錄，是三個不同的步驟。這中間是相當講究技術的，許多古文物是在搬運過程中弄壞的，維修人員的人文素養是很重要的，另外文化部五月要成立了，這中間繁瑣的檢視紀錄登錄是需要做的。

歷史的真實性與進程 仰賴科技來整合

我們看到現在古厝的登錄資料，很多項目是「略」或「無」，但要維護古厝的歷史價值，紀錄是越詳細越好，例如門板的材質、顏色、使用的原料、周邊的景觀等等都要登錄。台灣有名的油畫修復師蔡舜任在修復廟門的時候，就運用到許多特別的化學原料，這部分研發人員是很有發揮空間的。而台灣許多古蹟要發展成文化觀光，先不說別的，就是做好修復工作，重返真實性。

在我的出生地宜蘭，1960年我父親拿到教庭方面的設計圖，建造出全台灣第一座有羅馬拱形屋頂的天主堂，老照片中還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牆壁，但是現在外牆卻貼上馬賽克瓷磚，這已經完全破壞建築的外觀。

另一個案例，高雄的忠烈祠因為預算用罄，所以整修的工作只做一半，樑柱的水泥還露在外面，庭院裡還搭起卡拉OK帳棚，讓老人家高歌。我很高興老人家有娛樂活動，但是文化景點是需要被詮釋的，你希望這個景點給觀光客怎樣的感覺？忠烈祠是否有呈現出「莊嚴」的氣氛？這是應該一併規劃的。

科技能幫忙很多文化人無法客觀規劃的部分，例如我們進入一個畫展的展館，怎樣

的光線和溼度不會傷到古畫？怎樣的光源和動線設計，可以讓參觀者的瞳孔完全適應環境，讓我們走到最精采的展品時，生理狀態已經是最適合觀賞這些文物的狀態。

我們要畫文化地圖，是需要科技人來幫忙的。在這個數位的時代，能做到的不只是



黃鴻端(右)以外交官夫人身份，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夫人共同出席公開活動場合。

像花博館大家揮揮手，就有影像互動，而是能在檢視、紀錄、登錄這三件事情上幫上大忙。現在端午節給韓國人註冊為韓國的文化遺產，中國跟韓國一起把資料送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中國交出一本薄薄的冊子，講屈原投江、粽子龍舟，但是誰看到這件事情呢？韓國附上的資料可以豐到天花板，他們從節氣開始講，從當代的器皿、屈原的背景、龍舟的由來一件一件登錄照片跟資料，對於不了解這些歷史淵源的外國人來說，誰才有說服力？

除了文化的管理，新科技也可以協助保存，例如3D掃描技術建構了古建築的模型，之後就算建築物毀於祝融，也能夠進行重建。跨領域的合作當然會有風險，我們還要思考非物質的文化遺產要如何包裝，裡面有太多新的挑戰，但是就像愛因斯坦說的，生命中最美的事情，就是去體驗已知和未知。

